

戰國楚簡文字考釋五則

賴怡璇

《上博二·容成氏》簡 49—53 正敘述周武王伐紂事迹，有一段簡文作“含(今)受(紂)爲無道，𨾏(混)者(捨)百姓，至(桎)約(梏)者(諸)侯(侯)，天牘(將)戠(誅)𠂔(焉)”。

“至(桎)約(梏)”二字，整理者隸爲“至紂”，讀爲“制約”。〔1〕孟蓬生以爲“至”當讀爲“質”，“質約”即訂立攻守同盟之義。〔2〕季旭昇讀爲“桎約”，指箝制諸侯。〔3〕范常喜讀爲“致約”。〔4〕白於藍將“至”讀爲“繫”，認爲即是《說文》的“𦏧”字，訓爲“拘執”。〔5〕單育辰認爲“約”在典籍中有“拘囚束縛”之意，“桎”與“約”爲同義連用，“束縛桎梏”泛指拘囚諸侯，不限指拘禁周文王。〔6〕

筆者以爲應隸爲“至約”，讀爲“桎梏”，“約”字，除了本處字形，另於簡 53 亦有相

〔1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·容成氏》第 290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。

〔2〕孟蓬生：《上博竹書(二)字詞札記》，簡帛研究網，2003 年 1 月 14 日。孟蓬生：《上博竹書(二)字詞札記》，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第 477 頁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。



〔3〕季旭昇說法出於蘇建洲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校釋(上)》第 254 頁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6。

〔4〕范常喜：《〈上博二·容成氏〉武王伐紂“誓詞”新釋》，簡帛網，2007 年 6 月 10 日。

〔5〕白於藍：《〈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〉部分按語的補充說明》，《新果集：慶祝林澐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》第 638 頁，科學出版社 2008 年。

〔6〕單育辰：《新出楚簡〈容成氏〉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研究》，吉林大學 2008 年“985 工程”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，2009 年 2 月 20 日，轉引自孫飛燕：《〈容成氏〉文本整理及研究》第 100 頁，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0 年。

同文例，二者作：

△	△1
	

蘇建洲將△摹爲“𠂔”。其實△字在“曰”形之上還有“𠂔”的墨迹，右旁或爲“勺”字的訛寫，△1 右旁雖略爲模糊，但已與楚簡的“勺”較爲相似，如《上博四·曹沫之陣》簡29“𠂔”，二者辭例皆爲“至△諸侯”，因此二字爲同一字應是沒有問題的。二字皆隸爲“約”，可讀爲“桎”，“約”爲影紐宵部字，“桎”爲見紐幽部字，聲韻俱近。^{〔1〕}“至”從季旭昇之說讀爲“桎”。“桎桎”一詞傳世文獻常見，即指刑具，簡文此處爲動詞，相似辭例如《容成氏》簡44—45“不從命者，從而桎桎之，於是乎作爲金桎三千”。

簡文此處爲武王的誓詞，周文王曾被紂王幽禁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“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。”《新書·君道》：“文王桎桎囚于羑里，七年而後得免。”與簡文同。單育辰認爲“桎桎諸侯”應泛指諸侯，不一定是文王，此說應是可行的，簡文爲武王誓詞，亦表示諸侯對紂王不滿，而武王代替所有的諸侯討伐商紂，“泯捨百姓，桎桎諸侯”即指紂王捨棄百姓、監禁諸侯。

《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》簡8簡文作：“𠂔鑑(盤)名(銘)曰：‘與其溺於人，寧溺於𠂔(水)(溺於水，溺於水)猶可游，溺於人不可救。’”

簡文的“𠂔”字形體爲“𠂔”，整理者隸爲“永”，認爲即爲“淵”。^{〔2〕}程燕認爲應釋爲“深”，“深”在古文獻中可以作爲“深淵”之省稱。^{〔3〕}“海天”疑爲“泉”字，例如《三體石經》“泉”作“𠂔”，“淵”與“泉”可能是義近換讀，另“𠂔”與“𠂔”二字的寫法可能也

〔1〕 宵、幽二韻通假可參李家浩：《攻敵王姑義雜劍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》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一輯，第306頁，“中研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7年。

〔2〕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》第158—15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。

〔3〕 程燕：《上博七〈武王踐阼〉考釋二則》，復旦網，2009年1月3日。程燕：《上博七讀後記》，《簡帛語言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，第79頁，巴蜀書社2010年。

是轉個角度的相同字,因此此字或可釋爲“泉”。〔1〕李詠健認爲此形或爲《上博三·周易》“井”的訛寫,與今本的“淵”爲同義互換。〔2〕

所論字作“𣶒”,上叙諸說於字形或是音韻上皆有一定程度的隔閡,唯整理者的隸定較爲正確。其實“永”即爲傳抄古文的“雨”字,其形作“𣶒”、“𣶒”,〔3〕但“溺於雨”文意不通。“𣶒”或即“水”字,“𣶒”爲贅符。此書手有時加“𣶒”形作爲飾符或是無意義的飾筆,前者字例如“𣶒”(“害”字,《顏淵問於孔子》簡1)、“𣶒”(“甯”,《顏淵問於孔子》簡6),後者字例如本篇的“𣶒”(簡8),故此字“𣶒𣶒”形即爲飾旁“𣶒”。“水”爲常見字,但未見从“𣶒”形者,此種情況如“𣶒”(《上博九·陳公治兵》簡1),此字林清源釋爲从“𣶒”形的“火”字繁體,〔4〕“火”亦爲常見字,但仍有从“𣶒”形的可能,故所論字爲“水”的繁體應可行。

簡文“與其溺於人,寧溺於水(水)”句有押韻,“人”爲真部字,“水”爲脂部字,二者爲陽入對轉,可押韻。傳世文獻中亦有“溺於水”的用法,如:

《禮記·緇衣》:“小人溺於水,君子溺於口……夫水近於人而溺人,德易狎而難親也,易以溺人。”

《論衡·非韓》:“溺於水,不責水而咎己者。”

此二處的文獻文義皆與簡文同,“水”即是江、河、湖、海的通稱。

今本與簡文文字作:“盥盤之銘曰:‘與其溺於人也,寧溺於淵/水。溺於淵/水猶可游也,溺於人不可救也。’”此句文意依汪照所言:“真氏曰:‘盥沐之盤,朝夕自潔;因而爲銘,與湯一轍;溺人溺淵,因水生戒。蓋溺於深淵者,猶可以浮游而出,一爲奸邪小人所惑,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,故不可救。’”〔5〕

三

《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》簡9將銘文記載於“枳(枝)”之上,整理者將“枳”隸爲“杞”,

〔1〕海天:《上博七〈武王踐阼〉考釋二》回帖3樓,復旦網,2009年2月19日。





〔2〕李詠健: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“寧溺於井”說》,簡帛網,2011年4月17日。











〔3〕字形取自徐在國: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1147頁,綫裝書局2006年。

〔4〕林清源:《〈上博九·陳公治兵〉通釋》,第四屆“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”——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會議論文集第129頁,“中研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,2013年11月22日—24日。

〔5〕方向東:《大戴禮記彙校集解》第633頁,中華書局2008年。

讀爲“枝”。〔1〕復旦讀書會指出簡文的“枳”在今本作“杖”，“枳”與“枝”音近可通，或以爲係一字分化，或以爲是字形訛混。〔2〕劉洪濤讀爲“卮”，認爲“卮器”具有滿招損謙受益的特點，跟戒驕戒滿的主題思想正相合。〔3〕劉信芳引用包山簡以及信陽簡等資料，認爲“枳”應讀爲“枝”。〔4〕劉雲認爲“枳”可讀爲“策”，與“杖”字同義。〔5〕“子居”讀爲“杖”。〔6〕

所論字作“”，整理者隸爲“枳”，其餘學者多隸从“只”，江秋貞補其形體作“”。〔7〕與此形相同的“只”旁另見《包山》2.265“”、《信陽》2.24“”，李家浩與金字祥皆曾歸納古文字的“只”形，〔8〕分別作：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 | 卮器蓋器名之字所从 |
|  | 信陽 2-023 號簡“枳”字所从 |
|  | 信陽 2-024 號簡“枳”字所从 |
|  | 包山 265 號簡“枳”字所从 |
|  | 《郭店·尊德義》簡 14 |
|  | 《上博三·彭祖》簡 4 |
|  | 《上博五·鬼神之明》簡 2 背 |
|  | 《清華壹·楚居》簡 5 |
|  | 《上博六·用曰》簡 15 |
|  | 《包》簽牌 19 |

〔1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第 160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。

〔2〕復旦讀書會：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校讀》，復旦網，2008 年 12 月 30 日。

〔3〕劉洪濤：《談上博竹書〈武王踐阼〉的器名“枳”》，簡帛網，2009 年 1 月 1 日。劉洪濤：《用簡本校讀傳本〈武王踐阼〉》，簡帛網，2009 年 3 月 3 日。

〔4〕劉信芳：《〈上博藏（七）〉試說（之三）》，復旦網，2009 年 1 月 18 日。

〔5〕劉雲：《上博七詞義五札》，簡帛網，2009 年 3 月 17 日。

〔6〕子居：《也說上博七〈武王踐阼〉之“機”與“枳”》，Confucius2000，2010 年 9 月 30 日。

〔7〕江秋貞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·武王踐阼〉研究》第 319 頁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，2011 年。

〔8〕李家浩：《釋老簋銘文中的“漣”字——兼談“只”字的來源》，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第 23 頁，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 年。金字祥：《清華五〈命訓〉初讀》23 樓，簡帛網簡帛論壇，2015 年 4 月 17 日。



《包》簽牌 02

因此所論字隸从“只”即可。“子居”讀爲“杖”，“只”爲章紐支部字，“杖”爲澄紐陽部字，韻部較遠。

劉雲讀爲“策”，聲韻可通，且所引文獻指出“策”可訓爲“杖”，但楚簡已有“策”字，如《上博九·靈王遂申》簡 3“”、《包山》2.260“”，另又如《郭店·尊德義》簡 24“爲邦而不以豐(禮)，猷(猶)戾之亡(無)也”。陳劍將“”讀爲“策”。^{〔1〕}且楚簡似乎未見“只”聲通讀爲“策”的情況。

李家浩曾指出“只”聲與“支”聲相通的例證：

“枳”、“枝”都是章母支部字，可以通用。例如：馬王堆漢墓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有“取桃東枳”之語，以“枳”爲“枝”；《說文》肉部“𦞮”字重文作“𦞮”。^{〔2〕}

因此就聲韻通假條件而言，“枳”讀爲“枝”是沒有問題的，但讀書會另將“枝”與今本的“杖”字作聯結，“枝”字本身並沒有辦法訓解爲“杖”，二者有別。

今本的“杖”字與簡本的“枝”字關係，劉洪濤引了學者的一段討論：

傳本戶銘“無懃弗及，而曰我杖之乎”，王應麟曰：“‘杖’，一作‘枝’。朱子謂別本作‘枝’，今以韻讀之，當從‘枝’字。”孫詒讓引丁校云：“‘枝’、‘杖’二字易誤，但‘枝’實非韻。”觴豆之銘“食自杖，食自杖，戒之僇，僇則逃”，俞樾曰：“‘自杖’之義與食不合，下文‘無懃弗及，而曰我杖之乎’，孔氏《補注》曰：‘‘杖’，朱子謂別本作‘枝’，今以韻讀之，當從‘枝’字。’然則此文兩‘杖’字疑亦‘枝’字之訛。”

文中指出二字的訛混情況，“枝”與“杖”二字的訛混應是在秦漢時期，二字形體作：

“杖”： (摹本作“”)《銀雀山漢簡·孫子兵法》簡 98

“枝”： 《馬王堆帛書·相馬經》九上

二字形體幾乎相同，因此今傳本將“枝”訛寫爲“杖”是有可能的。

劉洪濤將“枳”通假爲“卮”。首先，“卮”爲酒器，出土文物中亦可見到“卮銘”；^{〔3〕}

〔1〕陳劍：《郭店簡〈尊德義〉和〈成之聞之〉的簡背數字與其簡序關係的考察》，《簡帛》第二輯，第 222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。

〔2〕李家浩：《信陽楚簡中的“桃枳”》，《簡帛研究》第二輯，第 3 頁，法律出版社 1996 年。

〔3〕可參李學勤：《鄭人金文兩種對讀》，Confucius2000，2008 年 11 月 28 日。

其次，“只”聲與“卮”聲相通沒有問題，李學勤曾將金文中的“𨾏”字隸爲从“只”，並讀爲“卮”，是一種“銘文自名”的形制。^{〔1〕}“卮”器作：



蔡大史卮〔2〕

劉洪濤將“枳”讀爲“卮”是有其可行性的，但仍有未安，簡文“枳”銘爲：

惡危_二（危？危）於忿連（戾）。惡逆_二道_一（失道？失道）於嗜欲。惡

忘_二忘_一於貴富。

劉文認爲“卮器具有滿招損謙受益的特點，跟戒驕戒滿的主題思想正相合”。“子居”已指出其說之失：

復觀其對簡文的翻譯，以“忿戾”、“嗜欲”、“貴富”都是“不滿足”爲說，這未免失之牽附，“嗜欲”固然可說是一種不滿足，但“忿戾”是情緒狀態，“貴富”是社會地位和財產屬性，與“不滿足”何干？怎麼會能總結出“這跟卮器特點所表現出的警戒意義完全一致”的說法呢？

“子居”的懷疑是正確的，先不論“卮器”是否有“滿招損”、“謙受益”的特點，簡文文意應是武王提醒自己“忿怒時將會有危難，嗜欲則失道”。與劉文的“戒驕戒滿”文意有別，更與劉文的“卮器”性質相去甚遠，故不從此說。

筆者以爲“枳”讀爲“枝”即可，前文已指出“枝”不可訓解爲“杖”，“枝”即指“木柱”，《史記·項羽本記》：“莫敢枝梧。”裴駰集解：“小柱爲枝，邪柱爲梧。”黃懷信指出今本的“杖”文意爲“杖以扶危助道，故銘之以自戒也”。^{〔3〕}若將“枝”訓爲“木柱”，亦有此功能，“柱”爲房屋的棟梁，國家的重要臣子稱爲“柱臣”，如《後漢書·杜欒劉李劉謝列傳》：“斯實中興之良佐，國家之柱臣也。”必然有“扶危助道”的功用，故將銘文刻於

〔1〕 李學勤：《釋東周器名卮及有關文字》，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第330—334頁，商務印書館2008年。

〔2〕 圖片引自劉秋瑞：《說盃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13年第2期，第49頁。

〔3〕 黃懷信主撰，孔德立、周海生參撰：《大戴禮記彙校集注》第659頁，三秦出版社2005年。

柱上,以戒勉自己“惡危=(危? 危)於忿連(戾)。惡逞=道[](失道? 失道)於嗜欲。惡[忘?] [忘]於貴富”。

四

《清華壹·耆夜》簡4—5為周武王舉爵酬周公,而後作歌一首:“盥=堯=(《輶乘》:‘輶乘’)既戎(飭),人備(服)余{不}皐(由);虔士奮刃,毆(繫)民之秀;方臧(壯)方武,克燮【五】戡(仇)戡(讎);嘉筐(爵)速飲(飲),遂(後)筐(爵)乃復(復)。”

其中的“人備(服)余{不}皐(由)”一句,復旦大學資料庫以為“不”字為衍文。^{〔1〕}鄧佩玲認為“人”可指“別人”,“備”讀本字,訓為“防備”、“防禦”之義,“余”字則指君王,“胄”指頭盔,“不胄”指不戴頭盔。^{〔2〕}陳民鎮、顏偉明認為“不”字非衍文,對於“服”字有二說:1. 訓為“穿戴”,“不胄”讀作“丕胄”,“丕”可能是語助詞,“人服余丕胄”相當於“豈曰無衣,與子同袍”;2. 訓為“畏服”,“不胄”當指一種行為。但較傾向第二說,“人服余不胄”當指敵人畏服我們周人不戴頭盔而衝鋒陷陣的威猛氣概。^{〔3〕}黃懷信認為“人”指周公,“余不胄”疑為“甲胄”,“余不”二字或有誤。^{〔4〕}季旭昇將“胄”讀為“擾”。^{〔5〕}張崇禮將“不”讀為“披”,簡文“人備(服)余被胄”義近於“人服余甲胄”。^{〔6〕}

筆者贊成復旦大學將“不”字視為衍文的說法,簡文“人備(服)余皐”的“皐”即讀為“由”,訓為“用”,如《呂氏春秋·務本》的“詐誣之道,君子不由”,高誘注:“由,用也。”^{〔7〕}“皐”从革由聲,“革”與軍事有關,如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記載“殷事已畢,偃革為軒”。本處簡文亦在說明軍隊狀態。

簡文“人備(服)余皐(由)”的“人”訓為“軍士”等義,高榮鴻指出“人”字甚少訓為“軍士”之義。^{〔8〕}但其實文獻中是有例證的,如《說苑·至公》記載:

〔1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“清華簡字形辭例數據庫1.1版”。

〔2〕鄧佩玲:《讀清華簡〈耆夜〉佚詩〈盥(輶)乘〉、〈盥(央央)小札〉》,復旦網,2011年9月10日。鄧佩玲:《讀清華簡〈耆夜〉所見古佚詩小識》,《簡帛·經典·古史》第219—220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。

〔3〕顏偉明集釋,陳民鎮、顏偉明按語:《清華簡〈耆夜〉集釋》,復旦網,2011年9月20日。

〔4〕黃懷信:《清華簡〈耆夜〉句解》,《文物》2012年第1期,第78頁。

〔5〕季旭昇主編,王瑜楨等合撰:《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〉讀本》第124頁,藝文印書館2013年。

〔6〕張崇禮:《清華簡〈耆夜〉字詞考釋》,復旦網,2014年6月9日。

〔7〕許維通:《呂氏春秋集釋》下冊,第20頁,中國書店1985年。

〔8〕此為源源家族讀書會意見(2015年12月3日)。

秦晉戰，交敵，秦使人謂晉將軍曰：“三軍之士皆未息，明日請復戰。”史駢曰：“使者目動而言肆，懼我，將遁矣，迫之河，必敗之。”趙盾曰：“死傷未收而棄之，不惠也。不待期而迫人於險，無勇也。請待。”秦人夜遁。

此處記載秦晉交戰，文中指出“不待期而迫人於險”中的“人”，即是指軍人。

簡文“輶乘既弋(飭)，人備(服)余{不}輦(由)”指戰車已經做好出征的準備，我任用服從我的軍士。

五

《清華壹·耆夜》簡 7—8 為周公舉爵酬周武王，作《明明上帝》一首：“明=上=帝=（《明明上帝》：‘明明上帝’），臨下之光，不（丕）晞（顯）述（來）各（格），兪（欽）卑（厥）醴（裡）明（盟）。’”

其中的“兪（欽）卑（厥）醴（裡）明（盟）”一句中，整理者只將“兪”讀為“歆”，無說。^{〔1〕}伏俊璉、冷江山則認為“歆”指祭祀時享用祭品的香氣。^{〔2〕}陳民鎮、顏偉明則將“歆厥裡盟”譯為“謂上帝到來之後，歆享祭祀的祭品”，應是將“歆”訓為“享”類文意。^{〔3〕}季旭昇指出“歆”訓為“享”，可見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七年》“能歆神人，宜其先輔五為盟主也”。^{〔4〕}

金文與《繫年》中“裡盟”、“裡祀”的主語為祭祀者，“裡盟”與“裡祀”的前文皆有“敬”、“恭”等表示“恭敬”的文字，簡文作“兪卑（厥）醴（裡）明（盟）”，文句結構與銘文的“𡗗（恭）卑（厥）盟祀”、“敬茲裡盟”相仿，因此簡文的“兪”字字義應與王孫誥鐘（《新收》0418）的“𡗗（恭）”字、鄭太子與兵壺的“敬”字相仿。

《說文·欠部》：“歆，神食氣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。”鄭玄注：“其馨香始上行，上帝則安歆享之。”可見學者之說的確有可能，但若結合上述金文與《繫年》文例，學者對於“兪”字的理解或許沒有如此精確。

“兪”可讀為“欽”，二字皆以“金”為聲符，通假沒有問題。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欽，

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第 154 頁，中西書局 2010 年。

〔2〕伏俊璉、冷江山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與西周時期的“飲至”典禮》，《西北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1 年第 1 期，第 62 頁。

〔3〕顏偉明集釋，陳民鎮、顏偉明按語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集釋》，復旦網，2011 年 9 月 20 日。

〔4〕季旭昇主編，王瑜楨等合撰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讀本》第 130 頁。

敬也。”《字彙·欠部》：“欽，恭也。”《書·堯典》“欽明文思安安”，孔傳：“欽，敬也。”此說置於簡文：

明明上帝，臨下之光，不（丕）熒（顯）速（來）各（格），僉（欽）畢（厥）醴
（裡）明（盟）

則表示，上帝來到此處，我們恭敬地舉行此祭祀典禮。

（賴怡璇 臺灣中興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）

